

我的母亲

文/崔玉美

母亲离开我们已经近30年了。想起母亲,千言万语,心潮澎湃。母亲的俭朴,母亲的善良,母亲的热情,母亲的能干,深深地印在我们的脑海中。

母亲总是齐耳短发,年轻时穿着兰司林布上衣,晚年则是藏蓝或灰上衣,裤子是咖啡或黑色的,衣服总是洗的干干净净,叠得整整齐齐。母亲个子虽然很矮,但是走起路来非常矫健。母亲是个绣花工人,当过车间主任,托儿所所长。她的气质优雅,举止文明,不了解的人总以为她是名教师。

母亲幼年时是姥爷的掌上明珠。姥爷开一间杂货铺,还会一些民间医术,家里藏的医书不少。他给人治病从不收钱,因此受惠者逢年过节就会送些好吃的,姥爷就把这些东西留给我的母亲,姥爷还把母亲送到当时的教会学校,让母亲学点知识,母亲也很争气,成绩总是班里第一,因此母亲深受姥爷和老师的喜爱。可惜姥爷在母亲七八岁时就因为霍乱而去世。那时,逢家里有仙去的老人,家属们要找未成年的孩子做寿衣,说是穿这孩子做的衣服去那个世界不会受太多折磨,母亲九岁就开始做寿衣,有时一天能做两条裤子,那时家里没有缝纫机,全是靠手工。幼年的痛苦使母亲很能体谅穷苦人的生活。

我小时候,全家11口人,生活也很拮据。只要有讨饭的人到我们家门口,母亲总是说

一人省出一口,给乞讨者一碗热粥,一块片片。她对邻居也是有求必应,自然灾害那几年,粮食、食油、糖、布等等都由国家配给,凭票供应,农民更是艰苦配给量更少。经常有农民朋友去我们家诉苦,母亲总是能给他们一点油票啊,布票啊,糖票啊,帮助他们。

因为在学校读了一年书的缘故,母亲能识字断文,还会理发,裁剪衣服。逢年过节,很多邻居都来找我母亲给他们裁剪衣服,母亲从未拒绝过别人,自己再忙再累也要抽出时间帮别人裁剪。家里的针线筐里经常放有好几件待裁剪的衣料。她下班回家,吃完饭,收拾利落,就在炕上铺开,在煤油灯下给别人一件一件地裁剪。50年代邻居姑娘结婚,就让母亲陪他们选购婚衣布料,帮她们裁剪婚衣。看着从大花轿里走出来的穿着漂亮衣服的新娘,我们也很自豪:那是母亲的杰作啊。

我们几姊妹工作之后,家里生活有所好转,母亲就在经济上帮助别人,哪个亲戚朋友的孩子要上学了,要工作了,她就会给他们送去一个书包或一件衣服,表示祝贺。

经历了战乱的痛苦,母亲很爱新中国。建国初期,国家很



困难。母亲识大局,勒紧自家的腰带,带头购买了国家的公债。她常常对别人说,“吃片片,就咸菜,省下钱来买公债。”

母亲对子女要求很严。她常说,“做人啊,能让别人在背后评价说你不错,那就很不容易。”她从不准我们撒谎,不准骂人,要求我们对人有礼貌。我们家的孩子在我们那一带,别人都是要伸大拇指的。大家说:你看看人家老崔家的孩子,学习好,有礼貌……我弟弟在年轻时就帮助了周围3位孤寡老人,给他们担水、买粮食、买煤,一直到他们去世。在父母的教育下,姐姐成了一名

人民教师,我大学毕业成了一名高级工程师,我们都为国家贡献自己的力量,弟弟妹妹因为文化大革命,没机会读太多的书,但他们也都是优秀的人才。而今,我们的下一代,全都大学毕业。

父母的在天之灵啊,你们放心吧,儿女没有辜负你们的教导。

母亲因肺癌去世。当刚查出肺癌时,她忍着剧烈的咳嗽,还在照看外孙,直到晚期住院。在生命的最后,她还在帮助别人。那是初冬,癌症的剧痛折磨得她大汗淋漓,但她总是咬紧牙关一声不吭。这时

会有护士走过来,轻声说:“大娘,给你打一针杜冷丁吧?”母亲艰难地点点头。护士们都说,这位大娘太坚强了。同一病房,有一位病友整日整夜喊叫,那时母亲已没有讲话的力气了,她用力地用嘶哑的声音指着暖水袋对我说,“把……我……这……个……给……他……用……”直到去世,她还是想着别人。

母亲昏迷了两天两夜,安详地离开了我们。她在昏迷之前说的最后一句话是:“这个世界和我没关系了。”是的,她去了另一个世界。我想她在那一个世界里仍然是在帮助着别人。

连载

16

好工作降临

周四早上,安妮还在睡梦中,就被手机吵醒了,她迷迷糊糊地拿起手机,按下接听键。

“喂,您好,请问是安妮安小姐吗?”对方是一个清脆的女声。

“嗯……是的……”安妮清醒了,还是不知道对方是谁。

“是这样的,这里是尚易国际创意广告有限公司,通知您今天下午三点钟过来面试客户主管一职,您有时间吗?”

“哦……”安妮想想去好像自己没有给尚易投递过简历啊,不过尚易的名字她倒是有所闻,是家不错的大公司。既然对方主动打来电话,那自己不妨一试,想到这里,安妮马上回到说:“好吧,是下午三点钟吧!”

“好,下午三点,稍后我会把公司的地址发到您这个手机号上面,您看可以吗?”

“好的,谢谢你!”

“不客气,有什么事情你可以拨打这个电话,再见!”

安妮挂掉电话,很满意,“听听人家这前头,不愧是大公司的作风,想得周到。”

安妮从床上爬起来,看看时间,才九点半还来得及,于是慢慢地走到卫生间收拾。半个小时后,安妮就已经洗漱完毕出来了,她走到自己的衣柜前,翻了翻自己的衣服,不知道下午应该

穿什么。查了下天气,今天的天气还算温暖,十七度,应该可以穿得轻薄一点。

想到这里,安妮把前两天连辛买给自己的范思哲外套拿了出来,觉得今天可以穿这件。有人说过,女人去面试一定不能给人摆出弱者的姿态,尤其是应聘客户主管之类的中层对外性质的职位,第一印象事关成败,想到这里,安妮决定就穿这件了,至于里面的内搭,就选择一件自己网店也有得卖的简单的素色纯棉半长T恤吧。

饭后,安妮化完妆,全部穿戴整齐,看了看时间,一点五十分,公司离自己的家不算远,坐地铁半个小时应该就能到。她站在门口的穿衣镜前,仔细地照着,生怕自己有什么遗漏,镜子中的安妮,很漂亮,风采十足。但值得一提的是,除了外套是名牌外,她的内搭和裤子还有鞋子其实都是普通款,而且都是淘来的,不过这么一搭配却丝毫不感觉不出廉价,反而更显气质。所以,很多时候,那些很气质的美丽女人,并非全身上下都用名牌包裹自己,很多时候,她们的美丽只是因为她们在搭配上多动了点儿脑筋。

“你好,我是安妮,过来面试的。”安妮站在前台对前台小姐说道。

“嗯,稍等。”说完,前台小姐打了一通电话,据安妮的经验应该是打给要主持



◆书名:《理财富心计》
这样做女人最有钱2
◆作者:高洋
◆出版社:金城出版社

面试她的人。

挂掉电话后,前台小姐说:“您跟我来吧,今天是我们总经理直接给您面试。”

说完带着安妮往总经理办公室走去。

总经理办公室,一个中年男人正坐在桌前翻看文件,看到安妮走进来,上下打量了一番,笑着说:“你好,你就是安妮吧!”

安妮先是看了看总经理,差不多50来岁,但一点都不显老,反而有种气宇轩昂的感觉。但随后,安妮却被总经理的这句话震住了。

因为一般公司的面试,对方是不大会记得面试者的名字的,尤其是第一次见面,且对方还是公司的总经理,虽然心中满是疑惑,但也不能表现出来。

安妮赶忙微笑着回答:“总经理您好。是的,我是安妮。”

6

这个时候苏树东突然返身,又是一脚踢在垮肚子的肚子上。因为奔跑的速度,垮肚子闪躲不了,因为这一脚用尽了全力,垮肚子被踢翻在地,苏树东也反弹跌倒。

苏树东抢先爬起来,但他不敢扑过去,他怕被垮肚子抱住,他远远用脚踢对手。垮肚子翻身起来,怒气冲冲,他扑向苏树东,但是无法抓住这个瘦小灵活的手,最后,他恼羞成怒,从地上抓起一块鹅卵石用力掷向苏树东,击中了目标的后脑勺,战斗结束。

这一场战斗,总的来说,体现了交战双方各自的特点。首先,苏树东的战略指导思想是正确的,他必须发挥自己灵活的特长,克制对方身体上的优势。战术也相当成功,以裸体上阵,既避免衣服撕破,又不利于对方抓住自己;耐心地等待着对方落单;耐心等待对方游泳消耗大量体力,准备窝头保证自己的体力;战斗中绝不纠缠,坚决执行远程进攻,以腿为主,放弃摔打、贴身肉搏的战术。按照正常情况,他应该取得这一场战斗的胜利,但是,结果却出人意料,垮肚子在最后关头,不按单挑规矩使用了远距离的杀伤武器:鹅卵石。

苏树东被击倒在地,垮肚子呆了一下,然后转身就跑,像上次一样担心担责

任,迅速逃离现场。

这一次单挑,是苏树东整个人生的一次重要事件,甚至可以说是某种突破,虽然跟以后他经历的黑道搏杀相比,如一毛之于九牛。整个下午,苏树东坐在教室里魂不守舍,心不在焉。他回忆刚才那一战的整个过程,反省自己,最后,他认为自己所有的战略战术都没有错,只是因为意外和对手的无赖才功败垂成,但是,下一次,他又该如何出击?

苏树东冷静地认识到,自己的对手是一个庞然大物,身体壮,还有几个伙伴,而且他是城镇户口,吃着国家粮,不会饿肚子,他父亲是粮站的职工。而自己,没有可以依靠的亲人,除了年老的奶奶。还有,垮肚子对于一个坏学生的标签并不在乎,他不怕来自于学校的压力,相反,自己不能冒着被开除的危险去打架。苏树东一一列举出对手的优势,对比自己,他感到绝望。他唯一的优势,似乎就是他的决心。

几天后的中午,跟上次一样,当垮肚子一个人在桥下游泳时,苏树东出现了,还是那种阴冷的表情,那种干巴的语气:“我们单挑。”

垮肚子跳起来迎战。同样的战况,同样的战术,当苏树东以灵活的跑位拉开他们的距离时,垮肚子也准备像上次那样如法炮制,他捡了几块鹅卵石在手中,但是这一次,苏树东

停住脚步,看着垮肚子,冷冷地说:“你要打石头,我也打。”

垮肚子怔住,对于身体庞大而笨拙的他来说,互相掷石块他无论如何都不会占到便宜,他被苏树东的话镇住了,手中的鹅卵石在失神间滑落在地,他不明白,既然互掷石块对方有利,为什么苏树东会放弃这种战术呢?

他自然不会理解一位农村孩子的思考,也不明白苏树东所面临的压力。苏树东必须要做一个好孩子,不然他奶奶会伤心的,他也不想让别人知道他们的战斗,因为这可能会传到学校老师和奶奶那里。正是因为如此,他希望整个战局能够控制在某种范围内,影响不能太大,最好不要流血,他只想教训对方一下。



◆书名:大哥Ⅲ
◆作者:高政
◆出版社:鹭江出版社